

(清) 绮情楼主 喻血轮 原著 梦泽川 编校

时代文艺出版社

林黛玉日记

无端弄笔是何人？

剿袭南华庄子文。

不悔自家无见识，

却将丑语诋他人。



昨宵大咳，天明时，喉间干燥，不能作声，痰涌气塞，作吴牛之喘，吾知吾死期至矣。然有一事，吾不能不竭力使紫鹃笔之吾书。盖数载来，心虽糊涂，身犹干净，此则上可以对吾祖宗，下可以对吾父母者也。嗟嗟！情天缺陷，娲皇之术难填，恨海无边，精禽之心谁续？已矣。吾去矣。尚何言哉？！

今日头昏甚，咳乃无血，吾知吾血已随泪俱去矣。一合眼即见余父母凄

(吉)新登字 05 号

林黛玉日记 LINDAIYURIJI (清)绮情楼主 喻血轮 原著
梦泽川 编校

责任编辑:邓淑杰

封面设计:何武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210000 字

长春市永昌福利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6000 册

定价:7.00 元

序

忆余丙午识绮情君，亟慕其风度温雅，灿若春花。

与之话，豪爽有侠气，然赋性多情，工愁善病，喜读《石头记》。

每于无人处，辄自泪下，其一往情深，直欲为书中人担尽烦恼也。

余戏谓之曰：“使子化身黛玉，宁有泪干时耶。”

相与一粲。

厥后，伯劳春燕，各自东西。而绮情固无日不历是情场，受尽磨折矣。

今夏始，束装返里，避暑于遁园之西偏，余亦蛰居多暇，互相过从，见其案头草稿一束，题曰《黛玉笔记》，余甚讶之。

绮情知余意，笑向余曰：“子有疑乎？此殆余读《石头记》而不能忘情者也。子昔谓我化身黛玉，泪无干时，今其验否？为我偏告世人，幸无嗤为多事。”

余曰：“嘻，狂奴故态，雅自可怜，愿附片言，以晓读者。”

戊午仲夏黄梅吴醒亚识

题 词

篆烟微袅竹窗明，细数闲愁合泪倾。乍见穿帘双燕侣，剧怜孤客一身轻。离魂不断侵南梦，密绪空求并蒂盟。听罢杜鹃声彻耳，携锄悄自葬残英。

昼长无奈惹情长，憔悴形骸懒理妆。问病有时承软语，慰愁无计熬心香。恩深更妒他人宠，疑重翻憎姊妹行。倦听蝉鸣声断续，自拈裙带自商量。

秋来何事最关情，残照西风落叶声。静对婵娟怜素影，借题芳菊托丹诚。孤鸿久渺乡关信，檐马无因向夜鸣。怅抱幽怀谁共诉，隔墙风送笛声清。

风乱竹声雨洒蕉，潇湘馆内黯魂销。情丝紧缚如新茧，愁绪纷纭似怒潮。愿化轻烟同紫玉，难忘爱水渡蓝桥。此身泾渭凭谁定，一死方知柏后凋。

吴醒亚题

目 次

吴醒亚序

吴醒亚题词

卷 上

命途多舛血泪图	(1)
泣别慈父	(2)
钟鸣鼎食石头城	(5)
侯门宦海	(6)
心随流水又回头	(6)
富贵之后多式微	(7)
荣国府气象	(8)
初观世情	(9)
大舅母携见舅父	(11)
惊见宝玉	(13)
读书如作茧自缚	(17)
生平爱花怜其命	(19)
宝玉性情	(19)
薛姨妈进贾府	(20)
红颜薄幸	(21)
宝钗为人阴险	(22)
杜鹃啼血	(22)
巧与不巧乱人心	(23)

欢后悲来	(26)
宝玉奉袭人唯谨	(27)
秦氏染病甚厉	(29)
顷间异兆	(31)
宝玉情深	(32)
人生修短叹知音	(33)
浩劫难逃	(35)
舟中思父	(35)
死别	(36)
险薄者人心也	(38)
以泪洗面	(38)
再别故乡	(39)
孤雏投林不南归	(39)
宝玉喜索香囊	(40)
贾府忙碌迎元春	(41)
怒剪香袋	(42)
游览别院	(43)
天下事不如意常八九	(46)
闺中之乐	(48)
疏不间亲后不僭先	(50)
春梦婆娑	(51)
却将丑语诋他人	(52)
热场经过反添愁	(53)
静夜悟禅	(55)
往居大观园	(57)

斧削宝玉诗	(58)
芳情流水	(61)
宝玉昏厥	(62)
镇日价情思睡昏昏	(65)
见拒	(66)
最难测者是人心	(66)
葬花	(67)
清虚观赏戏	(74)
宝玉摔玉	(77)
清夜自省	(79)
忍气续旧交	(80)
绦纹戒指	(85)
小物可遂终身之愿	(86)
二舅父杖责宝玉	(89)
相赠手帕试余悲	(91)
他日葬依知是谁	(93)
宝钗袭人狼狈为奸	(95)
姐妹行议结诗社	(96)
湘云和诗入诗社	(100)
食蟹赏桂竞诗才	(101)
刘姥姥状况	(107)
酒令风波	(112)
旧疾又发	(114)
挑灯夜读	(117)
与香菱论诗	(119)

再与香菱论诗·····	(120)
-------------	-------

卷 下

双眼眈眈徒看人家锦烂·····	(124)
大观园中愈增热闹·····	(125)
芥蒂之心已释·····	(126)
泪解《西厢》·····	(127)
踏雪稻香村·····	(128)
腥膻大嚼助诗情·····	(129)
限韵联句·····	(131)
灯谜·····	(137)
冬闺集艳·····	(142)
畅观贾府祭奠之盛·····	(145)
元旦感怀·····	(148)
每逢佳节倍思亲·····	(149)
杏花零落燕泥香·····	(149)
相思情笃·····	(150)
紫鹃言激宝玉癫·····	(151)
宝玉病愈·····	(152)
宝玉之心铁石坚·····	(153)
千里姻缘一线牵·····	(155)
义母之爱·····	(157)
柳絮桃花·····	(158)
清明伤怀·····	(158)
宝玉生日·····	(160)

神仙之说可信乎哉·····	(170)
怆怀吟古·····	(171)
彩云易散·····	(173)
依草附木弱女子·····	(173)
尤氏姊妹之死·····	(175)
人生与花无异·····	(177)
填词遣兴·····	(179)
外祖母八旬寿诞·····	(183)
中秋拜月·····	(184)
女子命运与男子绝不同·····	(190)
娇花泥溷·····	(191)
宝玉祭晴雯·····	(192)
姊妹情深·····	(198)
宝玉奉命入私塾·····	(199)
噩梦·····	(200)
青山无柴·····	(204)
致病之由有谁知·····	(205)
寂寞又增凄凉声·····	(206)
光阴飘忽又生辰·····	(207)
秋月春花容易抛·····	(208)
薛蟠咬杀人命·····	(209)
惺惺惜惺惺·····	(209)
人生斯世如轻尘·····	(214)
抄书以纾积困·····	(215)
宿孽·····	(217)

甘心为宝玉而死·····	(218)
自残·····	(219)
欲死不死·····	(220)
风停云散·····	(220)
心安则病自去·····	(222)
禅心已作沾泥絮·····	(222)
枯棠冬月发芽·····	(224)
宝玉失通灵·····	(226)
贾府衰兆·····	(228)
宝玉愈形昏惘·····	(229)
散之悲不及聚之乐·····	(229)
芳心万片·····	(230)
侯门寄食不可久·····	(231)
傻大姐无意吐真情·····	(231)
陷阱·····	(234)
男子自襁褓中即带一伪字而来·····	(235)
春蚕到死丝方尽·····	(237)
鬼气阴沉潇湘馆·····	(237)
伏茧僵蚕·····	(238)
验讖·····	(239)
俊影·····	(240)
血随泪尽·····	(240)
残生就尽·····	(241)
情天恨海吾去矣·····	(241)

附 录

黛玉情诗情词白话

敬告爱读《红楼梦》的人

卷 上

命途多舛血泪图

余生不辰，命途多舛，奇胎堕地，即带愁来。

绣阁生涯，强半消磨于茶铛药灶中，迄慈母见背，家境凄凉，余之身世，益无聊赖，今忽忽十有一龄矣。

疾病忧愁，咸逐年华而俱长，荏弱之身，那堪禁受？恐不久将与世长辞。

失红颜薄命，千古同然，余何人斯，能逃此劫？惟念一生所遭，恒多不幸，若就此赍恨永逝，不甚可悲。

尝见古之闺阁名媛，于忧伤无告时，恒寄情纸笔，传之后世，虽其身已死，而其名长留。后人见其墨迹泪痕，莫不为之临风追吊。

余不材，窃欲效之，然素性疏懒，旋作旋辍。

今者遽与吾可爱家庭别矣，此后忧患烦恼之袭余也，必较前益甚，乃不得不奋余弱腕，以完余素志。

倘遇可记之事，余必记之，今后余之寿命有几何，余之笔记亦有几何。

惟余每一拈管，即觉愁丝一缕，紧绕余之笔端，恐所记亦只有一副血泪图耳。

后之读余文者，其亦为余临风追吊否耶？余不知也。

泣別慈父

夕陽西下，倦鳥投林，長堤衰柳千樹，爰斜日余光，慘如紅血，秋風吹之，葉簌簌墮，江上帆檣如林，乘風而馳，款乃之聲，與蘆岸漁歌爭相應和，此余離家赴京時也。

時余方伫立江干，樹影扶疏，罨衣袂作冰蘭之紋。

余父默立余旁，一雙枯瞳，欲淚不淚，余知老人心傷矣。

心中酸楚，几失聲而哭，然猶力自遏制，蓋恐余哭愈增余父之痛。

余自襁褓以至於今，本未嘗一日離余父，階前斗草，簷下蒔花，余父恒引為笑樂。

不謂未為反哺之鳥，遽作離巢之燕，此後承歡菽水，更有何人耶？

矧余父年已老，尚無子嗣，而環顧族中，支庶亦不甚盛；即有之，亦非親支嫡派。

余遠去，余父對景淒涼，必愈增宗嗣之感。

余嘗思造物生人，與其祿者，必靳其福。即以余父論，官至御史，且承勅爵之後，貴顯可謂至矣。

然伯道無兒，庭幃岑寂，豈非人生一大缺憾哉！

余父夙好讀書，終日坐首伏案，不以為苦，年二十而娶余母。

余母性情溫和，與余父情好極篤，于歸六年始生余。

余生而多病，計一歲中為二豎所虐之日可得半數。

三齡時，曾遇一瘋僧，謂余非皈依佛門，終必無幸。

不经之谈，余父固未之信，然余自此，乃益形孱弱。

其时余母复获一子，顾未三岁即殇，因是余父母爱余益笃，直不啻擎珠掌上。

余秉性颇不愚钝，虽年仅数龄，而心扉已开，几欲举世间千愁万恨，一一贮之。

余心积恨既多，欢情日减，璇闺无事，只有锁其纤嫩双眉，临风长叹而已。

余父见余萧索之状，尝引为忧，语余母曰：“此女过慧，非福也。”

因延师教余读，意欲借诗书以陶余性，不谓余既读书，思虑之萦扰余心，乃较前益甚。

未几，余母又弃余长逝矣，时余才六龄耳。

此六龄之幼女，忽丧其亲，天下伤心事，孰过于此？

忆余母病危时，握余手而言曰：“吾儿，吾去矣。吾一生所出，仅余汝一人，余死，他无所恋，最痛者汝耳。愿善事阿父，勿念我也。”

言已而逝。

嗟夫！此言一入余耳，乃令余终身不忘，即今思之，犹如昨日事。

然而墓木已拱，衰草萋迷，七里山塘，但有断坟三尺，存于斜阳夕照中而已。宁不痛哉！

余父自余母没后，抑郁寡欢，既伤伉俪，复悯孤雏，长日但埋首书卷间，以求万一之排遣。

及入宦途，案牍劳形，益乏兴趣，得闲，惟携余徘徊于残月晓风中，父女相依，至无聊赖。

忽忽至今，已度五个肖辰矣，而余遂亭亭如成人。

余年既长，一切忧患，亦追踪而至，质言之，余自堕地至今，与周旋者，惟有疾病忧愁四字耳。

近年来，尤有一事，令余厌恶。凡见余者，莫不啧啧称赞，谓余容华绝代，直为世界第一之美人。

尝有一次，余闲行市上，环余而行者数十人，几欲将古今所有美人之名一一加诸余身，实则余揽镜自视，亦不过平常耳。

且人生而为女子，已属不幸；再益以颜色，尤为不幸中之不幸，余又何贵有此容华哉……

方余作此遐想时，斜阳已隐山背，隔岸炊烟四起，微风吹之，散为暮霭。

回顾余父，双袖龙钟，偷挥老泪，惨然语余曰：“吾儿，汝此行，吾心颇慰。外祖母老益慈祥，爱汝必如汝母，惟汝病量日增，吾不能亲为汝疗治，不无耿耿耳。”

余闻语，心益酸，哽咽应曰：“儿去，当自为调护，以释父忧。然父迹亦衰颓，此后晨昏定省，更有谁乎？儿身栖异地，梦绕家山，千祈保重。”

余父曰：“儿毋忧，苟南中有便，当时以书来。尤有一言告汝，贾府人多而事杂，务谨慎自爱，处处留心，勿令人轻视汝也。”

言次，舟子频促登舟，余父乃扶余下舱，且行且搥其泪，余欲觅一语以慰余父，而方寸已乱，竟不可得。

良久，始含泪曰：“父，儿去矣。待到明年此日，当遄归视父也。”

余父微颌其首，褰衣登岸，回顾余曰：“到京后，务以书告我也。”

余敬应曰：“诺。”

诺字一出，余泪如雨下，一回首间，杳杳家门，已没入苍茫暮色中矣。

钟鸣鼎食石头城

余赴京，实余外祖母所召。

外祖母系出金陵史家，而归于贾氏，即世所称史太君是也。

贾氏为金陵巨族，钟鸣鼎食，赫赫有声势，凡过石头城下者，莫不知有贾府焉。

其祖先均贵显，至宁荣二公，分为两支。

宁公死后，其子代化袭官，生两子，长名敷，已夭，次名敬，好修炼，不理家务，生子名珍，孙名蓉，即今居宁府者是也；荣公死后，子代善袭官，代善余外祖父也，已早逝，生有二子，长名赦，即余大舅父，次名政，即余二舅父。

大舅父为人平静中和，现袭官家居，生子名璉，年已冠，小有才，现勦理荣府家政。

二舅父方直端正，酷好读书，朝廷因爱其才，特赐以主事之职，今已升至员外郎。

早年获一子，名珠，年未二十而卒；次生女，名元春，因贤孝才德，已选入宫中；越年又生一子，一落胞胎，口中即衔彩玉一枚，并镌有字迹，因是取名宝玉，聪明灵慧，俊秀

温柔，惟不喜读书，但喜与姊妹厮混，故二舅父不甚爱惜，而外祖母则视若性命，今闻已十余龄矣。

余父常告余，谓此子诞生实至奇特，其为龙为蛇，全视贾府气运何如，若能改其旧性，承阿父诗书之业，或犹可为顶天立地男子，否则不过酒色之徒耳。

不独余父持论如是，凡闻此事者，亦莫不云云如是。

若以我思之，其人既衔玉而生，必兼有天地清明灵秀之气，收局或不至趋于恶劣。然此亦不过余揣度之词，必俟亲见其人乃能定之耳。

侯门宦海

余在舟中，至为闷寂，与余同行者，为余师贾雨村先生。先生湖州人，文章经济，冠绝一时，初亦甚贫窶，继得亲友扶助，得官某县知县，虽才干优长，未免贪酷，且恃才侮上，易招尤怨。未一年，被参革职，仍旧担风袖月，作个游人。

某年至扬州，余父闻其名，特聘为余师，谆谆教诲，至为尽力，余今日得握笔作此笔记，亦实食先生之赐也。此次因得都中奏准起复旧员之信，遂要求余父，转央余舅氏，余父感其教女之恩，允之，故使附余舟而行。此后，余深入侯门，彼浮沉宦海，师生之谊，至此乃断，余心伤矣。

心随流水又回头

舟行可月余，沿路荒洲芦荻盈于两岸，秋风撼之，萋萋